

汉语派生词新词语的语言特征

苏宝荣, 沈光浩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汉语中词缀化的倾向日益明显, 派生构词法显现出了极强的构词能力。与传统派生词相比, 派生词新词语在词根、词缀以及整体结构等几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 传统派生词; 派生词新词语; 词缀; 词根; 整体结构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1-0055-06

改革开放以来, 汉语类词缀不断增多, 派生词新词语大量涌现, 这些派生词呈现出与传统派生词不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在词缀、词根以及派生词整体结构上诸方面都有不同的体现。

一、词缀的特征

(一) 典型词缀的能产性不均衡

从概念体系方面来说, 典型词缀和类词缀是词缀的两个下位概念。关于典型词缀(朱德熙称之为“真正的词缀”, 吕叔湘称之为“地道的词缀”)人们有不同的界定范围。我们暂且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所收录的词缀为标准,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收录26个词缀, 我们认为, 其中的“非一”、“准一”应做类词缀看待, 其他的可以看做典型词缀。在新时期, 这些典型词缀绝大多数已不具有能产性, 只有个别词缀, 如“老一、一化、一性、一儿、一家”等还保持着比较旺盛的生命力。比如, 前缀“老”派生了“老外、老总、老民、老国、老爸、老妈、老哥”等新词语, 后缀“化”派生了“信息化、格式化、数字化、权金化、去杠杆化”等新词语, 后缀“性”派生了“硬性、可读性、戏剧性、一次性、趋同性”等新词语, 后缀“儿”和“家”也分别派生了“款儿、腕儿、头儿、托儿”、“买家、空谈家、实干家、股评家、美食家、国际炒家”等新词语。而其他的典型词缀均已不具有能产性, 或者说不具备“新生类推潜能”。在具有能产性的典型词缀中, 前缀“老”和后缀“性”、“化”

的能产性最强。对于那些不再构造新派生词的词缀, 吕叔湘称为“死词缀”^[1], 对于那些很少构造新派生词的词缀, 可以采用马庆株的术语, 称为“惰性词缀”(马庆株对“惰性词缀”的解释与本文稍有不同)^[2]。能产性不均衡是新时期汉语典型词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个别典型词缀的构词发生了新变化

张小平论述了新时期典型前缀“老”在构词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 在构词方式上, 新时期“老”的构词方式大多是“老+从词语中提取的某一主要语素”; 在构词内容上, 指人的名词大大增加, 多指称某种人或某类人; 在构词色彩上, 总体上具备明显的谐趣、调侃的意味和口语化的特点; 在构词性质上, 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3] 112-115}。

另外, 典型后缀“化”突破了“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4] 587}的限制, 而出现了加在动词(如“扩大化”)、区别词(如“大型化”)和副词(如“经常化”)、字母词(如“MSN化”)等后面的用法。另外, 也包括与一些不成词语素组(如“最优化”)、短语(如“良性循环化”)、派生词(如“超豪华化”)等结合的情况。典型词缀“性”也突破了“加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之后”^{[4] 1528}的限制, 而出现了加在数量词(如“一次性”)、区别词(如“多发性”)、副词(如“即时性”)和方位词(如“东方性”)等后面的用法。

(三) 词缀化的倾向

“词缀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词缀多由

能单用的自由语素或不能单用的不定位语素转化而来,有不少词缀正处于演进的过程之中。”^[5]自从吕叔湘提出“类词缀”的术语并列了一些实例之后,类词缀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人们不断探讨和总结汉语派生词新词语尤其是类词缀的发展动向。虽然人们对于类词缀的界定、范围等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汉语类词缀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很多新词语都是以附加类词缀的方式派生的,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沈孟璠依据类词缀的功能创造性地提出了“词缀化的倾向”的概念,“所谓词缀化的倾向指的是作为词根的原在意义逐渐虚化,在构词中产生某些附加意义的倾向。当然虚化的倾向在程度上有强有弱,不尽相同。……现阶段汉语又有一些词根词缀化,或者原有词缀又有新的发展。……这种新的词缀,确切地说,只是‘类词缀’或‘准词缀’,只是一种词缀化的过程。不过,现阶段这种类型的词缀的确存在着,数量有所增多,使用范围也在扩大,有一定发展趋势”^[6]。她在文中分别列举了“多一、一热、一户、一感、一坛”等几个比较典型的类词缀。词缀化的倾向已被此后的语言事实所证实,汉语越来越多的实语素类词缀化,比如“大一、高一、看一、走一、一嫂、一虫、一霸”等都已经发展为类词缀,并表现出了很强的派生构词能力。占勇也认为,“汉语中公认的典型词缀很少,……汉语中有很多语素,构词能力很强,构词位置相对固定,具有类化作用,表现出‘词缀化’倾向”^[5]。

派生构词法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构词方式,词缀化的倾向不仅符合汉语自身的特点,同样也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徐世璇就曾指出:“在汉藏语言派生构词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意义完全虚化、只起形态标志作用的典型词缀,而是意义没有完全虚化、具有较强意指性的类词缀。”^[7]

(四)类词缀的多源性

汉语词缀系统一直是来源于自身的语言系统,但是,新时期汉语类词缀的来源呈现多样化,除了由自身实语素虚化而来的之外(这一点与典型词缀相同)还有一些是源自其他语言或方言的。

派生法是英语中的一种重要的构词方法,早在1978年出版的Encyclopedia of English(《英语百科全书》)中,就已经收录了前缀约170个,后缀约200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翻译英语中的派生词,汉语增加了一批类词缀,如:反一(anti-, counter-, dis-),次一(sub-),软一

(soft-),后一(post-),多一(poly-),超一(super-, ultra-, hyper-, sur-)等。这些类词缀在其自身的语言中就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它们都是源于英语,基本都是前缀,当然二者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翻译,比如前缀sub-,翻译成汉语就对应着“亚一”、“次一”、“准一”等类前缀。另有一些类词缀也是在语言接触背景下源于自身体系之外的,如“一吧”是通过外来音节的语素化之后转变而成的,“一族”来自日语,“一门”源于英语,“一爷”源于北京方言等。

通过这些方式产生的类词缀在汉语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能产性。类词缀的多源性也体现了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给汉语所带来的影响。

(五)意义虚化程度比较低

类词缀的意义是一种抽象的类化意义或泛化意义,这种意义与原有意义相比产生了一定的偏离,有虚化的趋向,但仍保留着一定的词汇意义,与原来的语义联系仍很明显。比如,类前缀“看”由具有实在意义“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观察并加以判断”等实语素虚化为表示“呈现出某种趋势或状态”的类词缀,语义联系比较明显。而典型前缀“老”由形容词“老”虚化而来,这期间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语法化历程,二者的语义联系也很模糊。由于意义虚化程度不同,所以,很多典型词缀具备完全羡余性即在某句法环境中可以去掉而不影响派生词的基本意义,而在类词缀派生词里,类词缀义仍是派生词整体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少有类词缀已虚化到可以在某句法环境中去掉而不影响整体词义,或者说,如果去掉类词缀的话,那么派生词新词语的语义就势必受到很大的损伤^[8]。

意义的虚化虽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通过词典的义项排列,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其意义虚化的程度。一般来说,在词典中已经单列词头的词缀,说明其意义虚化程度比较高。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所收录的词缀中,“阿一、一子、一儿、一头、一家、一边”等都已经单列词头。而类词缀义是从原义引申过来的,其意义趋向于虚化,所以,在词典的义项排序中偏后(当然,有些新近产生的类词缀义还没有在词典中列出义项),还没有任何一个类词缀可以其类词缀义单列词头。

尹海良提出了“语义贡献度”的概念,“所谓语义贡献度是指构词成分为其构造的新词提供或

贡献的语义内容的多少。”^[9]相对于类词缀来说,典型词缀对其构造的派生词的语义贡献度是比较小的。

(六)兼职特点更明显

董秀芳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2001版)中“一子”和“一儿”的非词缀用法,其中“一子”作为非词缀语素的义项有4个,“一儿”作为非词缀语素的义项有12个^[10]。王力在《汉语史稿》中也谈到典型词缀“一子”在六种情况下不作词缀。虽然多数典型词缀都是具有兼职性,但毕竟有一些典型词缀是专职的或已单列词头。跟典型词缀相比,类词缀具有更明显的兼职的特点,可以说汉语中几乎所有的类词缀都既可以用作实语素(单独成词或用作词根),也可以用作类词缀。比如,类词缀“零一、软一、一热、一族”等在构成“零风险、软人才、出国热、上班族”等词语时是类词缀,而在构成“零度、柔软、热量、民族”等词语时是词根语素。

(七)潜类词缀的存在

潜显理论是关于语言发展的基本形式的一种理论观点,它的理论核心强调语言的动态本质。这个理论认为,语言的世界可以分为显性的世界和潜在的世界两个部分。“所谓显性语言就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在使用的并且得到社会公认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大家都习惯了的东西。所谓潜在的语言世界指的是,按照语言的结构规则和组合规则所构造和组合起来的一切的可能的语言形式的总和,但是它们还没有被这个语言社团所利用和开发。正是它为语言的自我调节的功能提供了可能性。”^[11]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潜和显的对立。“语言的一个完整概念应当是:‘语言(A)=显语言(AX)+潜语言(AQ)’……显词只不过是语言冰山显露在水面上的那么一个很小的部分罢了。这座冰山深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可是无比巨大的。”^[12]

类词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不断出现也是潜性语言显性化的结果。作为一种现阶段大量使用的非常活跃构词成分,类词缀的高频使用极易催生新的相关类词缀出现^[13]。沈孟璠就认为:“其中一些原形容词性的词根词缀化后,多少会影响与之相对的词根也有所变化。比如‘高’族词影响‘低’族词,‘软’族词影响‘硬’族词,‘多’族词影响‘少’族词,‘大’族词影响‘小’族词,多多少少有相应的增长势头。”^[14]当然,潜类

词缀绝不仅仅是这些,其他一些语素或词语也可能随着使用频率的逐渐提高,位置趋向固定,向类词缀方向发展。比如,现阶段已经具有能产性的“一妹”就是如此,“妹”的原意是“妹妹”,现已引申指“年轻女子;女孩子”,并派生了“外来妹、打工妹、农家妹”等新词语,“工程”的原意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现已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泛指某项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并派生了“菜篮子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等新词语。“效应”的原意是“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现已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应和效果”,并派生了“明星效应、同城效应、土豆效应”等新词语。这些语素或词语虽然还不能完全归入类词缀(有些学者已经把他们划入类词缀的范围),但已经具有了向类词缀发展的趋向,可以暂时看做潜类词缀,进一步观察它们的发展去向。

潜类词缀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潜类词缀之所以没有进入交际,是因为还不具备相应的社会语用条件,或者说现实中还不需要它们出现,一旦现实中需要了,社会语用条件具备了,潜类词缀就会显化为显类词缀而进入交际系统。

二、词根的特征

(一)来源广泛

从词根语素的层级归属来看,传统派生词的词根语素以单音语素为主,派生词新词语的词根语素来源广泛,不再局限于单音语素,主要包括:

- (1)单音语素,如由类前缀“看”派生的“看淡、看跌、看涨、看旺”,由类后缀“奴”派生的“情奴、房奴、车奴、婚奴”等。
- (2)复合词,如由类前缀“准”派生的“准平原、准直播、准词缀、准助词”,由类后缀“师”派生的“闻臭师、营养师、美容师、策派师”等。
- (3)派生词,如由类前缀“准”派生的“准学者、准车族”,由类前缀“零”派生的“零放射性”,由类后缀“族”派生的“零储蓄族”等。
- (4)短语,如由类前缀“非”派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非致命武器、非婚生子女”,由类后缀“热”派生的“学汉语热、考公务员热”等。

其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情况:(1)字母词,如由类前缀“零”派生的“零 TVOC、零 VOC”,由类后缀“族”派生的“G族、BOB族、SOHO族”等。

(2)数字,如由类前缀“后”派生的“后911时代”,由类后缀“族”派生的“3°3°30族”。(3)外来词,如由类后缀“族”派生的“波波族、丹凯一族、海蒂族”等。

另外,从词根语素的语法属性来看,也具有来源广泛的特点,主要包括:(1)不成词语素,如由类后缀“嫂”派生的“宴嫂、医嫂”,由类后缀“坛”派生的“芭坛、易坛、科坛、乒坛、泳坛”等。(2)名词,如由类前缀“后”派生的“后非典、后工业”,由类后缀“风”派生的“西部风、中国风、世纪风”等。

(3)动词,如由类前缀“零”派生的“零突破、零起步、零申报”,由类后缀“手”派生的“写手、操盘手、代购手、谈判手”等。(3)形容词,如由类前缀“走”派生的“走低、走强、走软”,由类后缀“吧”派生的“爽吧、痛快吧”等。(4)区别词,如由典型词缀“化”派生的“大型化、中性化、小型化”等。

(5)副词,如由典型词缀“化”派生的“经常化”等。(6)各种短语。名词性短语,如“反卫星武器、零安全事故”;动词性短语,如“超市试吃族、毕业逃债族、以卡养卡族、过日子型”;形容词性短语,如“酷抠族”;数量短语,如“一次性、一把手”等。

(二)仍存在大量的潜词根

根据语言潜显理论,汉语中不仅有潜类词缀,也有潜词根。潜词根一旦具备了显化的条件,就会与相应的词缀组合,进入交际系统。一个类词缀在产生之初,与其搭配的词根一般比较单一,从音节形式来看,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从语法属性来看,多为语素或词,词性也比较单一。随着类词缀使用频率的不断提高,能够充当词根的语言单位的范围就有可能扩大化,比如,出现了多音节的形式,出现了短语、字母或数字,词性也多样化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会发生变化,如,“一爷(款爷、蹭爷、侃爷、息爷、宰爷)”,就仍然严格遵循着原有的对词根音节数量的限制。

虽然派生词新词语的显词根来源广泛,但还只是冰山一角,汉语中仍存在大量的潜词根。以类后缀“门”为例,这个类后缀表示“某种具有重大影响性或超强娱乐性的负面事件”的类化义,跟拉链有关的有“拉链门”,跟电话有关的有“电话门”,跟日记有关的有“日记门”,跟监控有关的有“监控门”,……社会上具有某种重大影响性或超强娱乐性的负面事件不计其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负面事件时刻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汉语

中还潜藏着无数的词根语素随时都可能与类后缀“门”结合。再以类后缀“族”为例,这个类后缀表示“具有某种共同行为特征或志趣爱好的一类人”^[15]的类化义,追星的有“追星族”,单身的有“单身族”,打工的有“打工族”,住车的有“住车族”,……社会上具有某种共同行为特征或志趣爱好的人形形色色,从理论上说,所有表示具有这一特征的人的词根语素,都可以与类后缀“族”结合,所以,汉语中这种潜藏的词根语素也是不可数的。

三、词根与词缀的关系

派生词新词语中词根与词缀的关系比较复杂,虽然派生词的形成以词缀作为主要标志,但是词根与词缀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一)语音关系

这里所说的语音关系是指词根与词缀的音节搭配关系。派生词新词语中词根与词缀的音节搭配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同时具有与传统派生词不同的特点。我们以《2008汉语新词语》(侯敏、周荐主编,商务印书馆2009版)为例,分别探讨其中的前缀派生词新词语和后缀派生词新词语中词根与词缀的音节搭配情况。书中共收录444条新词语,其中派生词新词语81条,占总数的18.2%。由前缀(全部是类前缀)派生的新词包括三音节的和四音节的,其中三音节的8条,全部是“1+2”的形式,四音节的1条,是“1+3”的形式,传统前缀派生词中前缀与词根的音节搭配关系以“1+1”形式为主,在《2008汉语新词语》中没有出现这种音节搭配形式,而是以“1+2”形式为主体。在后缀(除“化”为典型后缀外,其他的都是类后缀)派生词新词语中,双音节11条,全部为“1+1”形式,三音节52条,全部为“1+2”形式,四音节8条,全部为“3+1”形式,五音节1条,为“4+1”形式。传统后缀派生词中词根与后缀的音节搭配关系也是以“1+1”形式为主,但是在《2008汉语新词语》中,“1+1”的形式只出现11条,占后缀派生词新词语总数的15.3%,取而代之的是“1+2”的音节搭配形式,占后缀派生词新词语总数的72.2%。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前缀派生词新词语中,还是在后缀派生词新词语中,词根与词缀的音节搭配关系都与传统派生词不同,“1+2”和“2+1”是派生词新词语中的主流音节搭配形式,“1+1”的双音节格式已成为弱化的

格式。

(二) 语法关系

在传统派生词中,词缀与词根之间不存在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补充等基本复合结构类型的关系。因为当语素意义大部分虚化时,它所构成的词的内部结构关系也会相对变得模糊而不易判断^{[3] 112-115}。比如由典型词缀“阿一、老一、一头、一儿”等构成的派生词,我们已很难明确分析出其内部词缀与词根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派生词新词语中,类词缀与词根之间虽然也不存在基本复合结构类型的关系。但是,由于类词缀的意义虚化程度比较低,保留了较多的词汇意义,在类词缀派生词内部,类词缀与词根之间还具有比较明显的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的关系。这种关系跟有些复合结构类型关系相似,但又不同于典型的复合结构类型关系。比如,在派生词新词语“后工业”中,类前缀“后”和词根“工业”的关系类似定中关系,但却不同。因为在典型定中关系复合词如“白酒”中,我们可以说,“白酒”是“酒”的下位概念,但是不能说“后工业”是“工业”的下位概念。

(三) 语义关系

由于结构关系比较清晰,所以,相对于传统派生词中词缀与词根的关系,派生词新词语中类词缀与词根的语义关系是比较透明的。所谓语义透明指的就是“根据词根和类词缀的组合能比较容易地推断出派生来的新词的词义,词义越容易推断说明其语义透明度越高,反之则就越低。”^[9]当然,语义的透明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派生词新词语语义透明度比较高,如“一族”、“一热”派生词新词语,有的派生词新词语的语义透明度比较低,如“软一”、“大一”派生词新词语。同一组派生词新词语,其语义透明度也存在差异,比如,有的“一式”派生词,如“国别十式”派生词新词语的语义透明度比较高,而有些“一式”(如“有些人名十式”)派生词新词语的意义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判定,语义透明度比较低。

四、派生词新词语的整体特征

(一) 构词能力强,使用灵活

传统派生词基本上都是封闭或半封闭的。新时期的派生构词法具有开放性,表现出了极强的构词能力,产量多,效率高,而且构词灵便、快捷。由同一个类词缀所派生的新词语多的可达数百

个,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派生词出现,同时,潜类词缀和潜词根的存在也为派生词新词语的不断衍生提供了源泉,类词缀与词根的搭配潜能是无限的,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构成潜在词的能力,可以随时创造新的词汇单位。同时,这些新词语在整体形式上也显得更加灵活多样,多数类词缀通常都可以与多种类型的语言单位相结合,我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随时替换词根语素,创造出新的派生词,从而形成一组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词语,指称具有同类性质的现实现象。另外,从音节形式来看,传统派生词主要是双音节的,派生词新词语有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和四音节以上的,其中以三音节的派生词居多。刁晏斌认为,“现代汉语中,准词缀的数量较多,它们通常比传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词缀更为活跃,有更大的能产性,并且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中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发展变化样态,因此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16]。

(二) 语法词多,词汇词少

与传统派生词不同,派生词新词语多是人们在一时一地创造的临时词语,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而不具有稳固性,即语法词多,词汇词少。语法词和词汇词不完全相同,语法词是语法学意义上的,是临时的,还不值得收入词典,但在语法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词汇词与此相反,是词汇学意义上的,定型的,值得收入词典的词^[17]。例如“亲子门”是2010年3月艺人陈坤的亲生子曝光后才产生的一个由类后缀“门”构成的新词语,在当时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随着这一事件的时过境迁,“亲子门”一词就很少被人提及,派生词新词语中类似“亲子门”这样的语法词很多,而能够进入词典的词汇词却很少。

(三) 表义明确

派生词新词语以词缀为标志聚合而成一系列在语言符号链条的某一环节上可以互相替换的词族,这些新词语不论在词性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具有类化性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类化性。派生构词以原有的语法框架和构词材料派生新词,人们能够根据构词语素义和语法框架比较轻松地揭示出整个派生词的意义,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义”,这更便于人们对新词语的理解和运用。其实不光派生词新词语具有表义明确的特点,复合词新词语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点,沈孟璿就曾指出“现阶段相当数量的新词语有通过词语

表面义揭示整个词语的倾向”^[18]。陈双玉也提出了“新词语词义的表面化”^[19],其中着重论述了复合词新词语词义的表面化。

同时,也由于类词缀的意义虚化程度比较低,类词缀与词根的语义关系比较透明。所以,派生词新词语既具有一般附加构词的优势,又保持了实语素复合构词的高理据性,由类词缀创造的某个新词语,即使是第一次接触,其高理据、强类别意义的表义特点往往也能使人对其意义一目了然^[13]。比如,类后缀“迷”表示“沉醉于某一事物的人”的类化义,是由“分辨不清,失去判断能力”的原意引申过来的,类词缀义保留了较多的词汇意义,与原意稍有偏离,并增加了表示一类人的类化义,很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一迷”与词根语素相结合,共同表达一个概念,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所以,由这种类词缀构成的派生词不但理据性高,而且表义明确。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49.
- [2]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M] // 著名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2-91.
- [3] 张小平. 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5] 占勇. 现代汉语词缀的再思考[J].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5): 66-71.

- [6] 沈孟瓊. 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6(4): 93-98.
- [7] 徐世璇. 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J]. 民族语文, 1999(4): 23-31.
- [8] 常辉. 屈折词缀的缺失与中介语语法的损伤[J]. 现代外语, 2005(1): 61-71.
- [9] 尹海良. 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院, 2007.
- [10] 董秀芳. 汉语词缀的性质与汉语词法特点[J]. 汉语学习, 2005(6): 13-19.
- [11] 王希杰. 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3): 9-15.
- [12] 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19-221.
- [13] 李蓓.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4.
- [14] 沈孟瓊. 试论新词缀化的汉民族性[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1): 35-41.
- [1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新华新词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35.
- [16] 刁晏斌. 现代汉语准词缀发展变化的几种模式[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4(3): 4-7.
- [17] 郭良夫. 词汇与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7.
- [18] 沈孟瓊. 关于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考察[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4): 66-72.
- [19] 陈双玉. 新词语结构形式及其词义表面化[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汉文综合版, 2009(1): 74-75.

(责任编辑 张向凤)

Lingu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New Derivative

Su Baorong Shen Guang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 endorsed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hinese language features a tendency of increasing affixation. For derivation stands out in its capability of word formation. The new derivatives differ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in root, affix, overall structure and so 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derivative; new derivative; affix; root; overall structure